

天涯诗海

琼州海月

(组诗)

■ 向前

琼州海峡之恋

琼州海峡,万载不移的守望
潮生潮落,日月交错的盛宴
层层雪浪,劈开深蓝的胸膛
拍打礁石,倾吐万顷星光的眷恋

守望的人群,站成海岸的防风林
千缕月光,洒落在波峰浪谷
我侧耳倾听——捕捉到切切的低语
那是椰林深处,淅淅沥沥的雨

渡口的人烟,随暮色悄然退去
把明天的归帆,折叠进枕边的梦境

唯剩这场雨
百转千回,敲打着落寞的心事

椰影化蝶

黄昏漫步在椰林
随风舒展的三角梅半绽
层层椰羽,写下苍翠的暗语
若不来,唯剩干枯的枝桠

静对一湾沉睡的晚潮
投射出自己的剪影
在婆娑的椰影里泛红
海沙之下,掩埋着珊瑚的心声

光化蝶,月悄然洒落
凝视静谧的椰影
暗香从海面缓缓升腾
远处,飘来一声低吟

晚楫渡江

■ 朱昱龙

舟乘冷月转寒星,
风挟鸿羽渡水镜。
侧岸青山云皆墨,
峰峦如聚墨未停。
霜天万里一苇轻,
江中渔火独启明。
常有险滩遏细浪,
少见孤光照长汀。
暗礁隐现水声听,
寒鸦数点栖沙坪。
谁共扁舟载寂寥,
照我孤影溯旧形。
多情若应归古寺,
何来万籁人间清。
若非此夜无多处,
总觉山月亦关情。

秋天的河流

■ 王岁芳

水温比夏天低了三指
指尖探下去
凉意顺着掌纹爬上小臂
泥土被露水浸透
踩上去,软得像一声叹息

青草还绿着,绿得有些固执
叶尖挂着昨夜的雨
风来时也不肯低头
槐花的香从远处飘来
钻进衣领,粘在袖口

我蹲下来伸手打捞水面的落叶
叶子已经离开丛林很久了
颤颤地漂过石滩、桥洞和城市的水闸

最后停在我掌心里
停成一小片微凉的安静



海边椰林。蒙海龙 作

百家笔会

山野之味

□ 程应峰

山野之味之所以能走进人的心里,
因为它是“存在的证明”,证明山还在那里,
按照自己的节奏呼吸;证明有人还在那里,
用双手和心灵守护着这份呼吸。

我总以为,城市是有“气味记忆”的,那记忆,多半是汽车尾气混着奶茶香,是空调外机蒸腾的塑料味,是雨后柏油路泛起的沥青腥气。可当我第一次在武陵山腹地醒来,鼻腔里漫开的,是一种全然不同的味道,不是单一的香,而是千百种气息在晨雾里发酵、沉淀后,酿成的一口“山气”。这不是某种具体的植物或矿物质气味,而是整座山在时间里呼吸的总和,是阳光、云雾、泥土、草木,连同山里人的炊烟与汗水,共同写进风里的诗。

这是初秋的清晨,我借宿的木楼还沉浸在湿冷的雾里。推开窗,山风裹着一股清冽的,带着青苔与腐叶气息的味道扑面而来。这味道不甜,不烈,却极“沉”,像一块浸透雨水的老木头,沉甸甸地压在肺叶上,又慢慢化开,让人莫名心安。房东阿婆已然起身,在灶房里生火,松木燃烧的香气混

着糯米蒸熟的甜暖,丝丝缕缕地缠上来。她回头笑,眼角的皱纹里仿佛也藏着山雾:“后山有雾,茶芽正嫩,去闻闻吧。”

我循着她的指引往后山走。山路是湿的,石阶上长着深绿的苔藓,踩上去软绵绵的,像踩在山皮肤上。空气里渐渐浮起另一种味道,不是花香,也不是果香,而是一种极清淡的、类似嫩豆荚掐断时渗出的汁液味,又带一丝微苦的草本气。我知道,那是茶树在晨雾里舒展新芽的味道。这里的茶树不修剪,不施肥,就那么野蛮地长在松林与竹林的间隙里,树根扎进碎石与腐殖土,枝叶接住云雾与山风。采茶的老人们说,这茶“吃”的是雾,“喝”的是露,“晒”的是碎金子般的阳光。他们采茶时不用竹篮,而是用透气性极好的葛布口袋,说这样茶芽才不会“闷着气”,失了山魂。

◎人生没有一如既往的秋

乍看起来,这个秋天还是:

秋叶一如既往地落,秋草一如既往地枯,秋风一如既往地吹,秋意一如既往地深……

鸣蝉还是把一个夏天的喧嚣,重新深埋进泥土,选择做一个见好就收的隐者;蚊子还是不识时务,偶尔钻出来叮人几口,像极了躲在阴暗角落里觊觎已久的落败者;城市还是在躁动中安静了下来,把一个个忙碌的身影,次第塞进大大小小密闭的房间……

秋收后的乡村还是空旷了些,在生长寂寞的同时,又开始孕育新的希冀。

不出意外:下一个季节,肯定会更凉。冷下来的节奏,刚好适合思考——

人生有没有一如既往的秋,可以用来轮回与消受?

◎身外起风了

身外,起风了。冬天提前告诉秋

天,你的气数将尽,你要做好隐退的准备,我接替你,已势不可挡。

身外,起风了。树叶告诉树枝,我将弃你而去,我不愿再过高处招摇的日子,我要找寻踏实的归处,最好能回到地面,与根待在一起。

身外,起风了。一个人告诉另一个人,该添衣服了,曝美、裸露是一种风度,包裹、遮蔽也是一门艺术。

身外,起风了。我的身体告诉我的内心,你千万不要伤感,有风无风都一样要过,可贵在处变不惊,熟视而淡定。

身外,起风了。

风,始终飘在身外……

◎落叶,是秋天的诗叠

一片一片的落叶,在一点一点写尽秋情秋意之后,从容地跟上秋的步伐。

没有慷慨激昂,没有奋笔疾书,一切都在自然的行进。

大地诗刊秋季号虚位以待。卷首语开宗明义——

本期主题:跟秋天一起成熟。

植物光合作用时释放的挥发性物质,是大地在阳光下的呼吸。大山的阳光和城市的太阳不一样,城市的太阳被玻璃、水泥和尾气过滤后,只剩下灼热;而山里的阳光是“生”的,带着草木的腥甜,岩石的干燥,和云雾的湿润,像刚挤出来的鲜奶,浓得化不开。

山里的雾是奇妙的,有时浓得像牛奶,有时淡得像轻纱。这不,起雾了,远处的山尖白了,像戴了顶棉帽,转眼间,雾就漫过脚踝,爬上膝盖,最后把整个人都裹了进去。世界突然安静下来,鸟鸣变得遥远,风声也软了。我深吸一口气,鼻腔里满是湿润的、带着青草与泥土气息的水汽,像喝了一口冰镇的薄荷水,从喉咙凉到胃里。有资料说,山雾里富含负氧离子和植物释放的挥发性有机物,能让人心率放缓、压力减轻。怪不得当地人说:“雾天进山,心就静了。”

原来,山野之味不只是嗅觉的体验,更是身体的记忆,它知道什么是放松,什么是安宁。

山野之味之所以能走进人的心里,因为它是“存在的证明”,证明山还在那里,按照自己的节奏呼吸;证明有人还在那里,用双手和心灵守护着这份呼吸;证明所有从山里走出来的人,无论走多远,心里都还留着一口“山气”;还可以离开钢筋水泥的森林,以更辽阔、更温柔、更恒久的方式活着。

路途再远,世界再大,总有一座山,愿意用它的味道,收留一颗漂泊的心。

本期风格:不必悲秋。

本期重磅推荐:落叶,是秋天的诗叠。

◎抱紧

坐在中秋的怀里,我想把一年的收成抱紧。

顺便,也把人生的中年抱紧。我看见树上不死的枯叶,做完最后的坚守,从高处出发,投向大地低处的怀抱,随即被先期抵达的其他落叶抱紧,被衣衾单薄周身渐冷的土壤抱紧。

这个季节,风从不缺场,把扫荡的哨子,由低到高,由弱到强,一遍一遍地吹,似把威严的势头抱紧。

雨软绵绵地下,不急不躁,仿佛要把人世间的眼泪,自然界的茶水,和我中年的感慨,从容不迫地抱紧。

置身这样的氛围,其实没有什么好伤感的。我渴望着被时间抱紧,用属于自己的光阴擦热身体,点亮前程。

顺便,也把健康抱紧,把家庭抱紧,把幸福抱紧……

那些『留着』错过的美好

昨天刷到了一段短视频,看完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:视频里的女孩,小心珍藏着早冰鞋、崭新的笔、干净整洁的衬衣。她舍不得拿出来用,生怕磨损、划痕破坏了那份完好。她以为好好收起来,美好就能长久留住。可等到再想起时,早冰鞋已经穿不下,新笔也没了用处,白衬衣也悄悄洇上了洗不去的黄渍。这些东西不是被用坏的,而是在无尽等待的时光里,慢慢放坏了。

视频里有句话很戳心:“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。”这话不是教人挥霍浪费,而是提醒我们:别把珍视变成一种囚禁。真正的珍惜,不是把物件封存起来,而是在它最好的时候,坦然去享用,让它参与我们当下的生活。

看完视频,一段关于盐花生的童年往事,浮上心头。我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,那是凭票过日子的计划经济时代,儿时最期盼的便是过年。而最让我心心念念的,就是凭票可以领到两袋干盐花生,想想那股干香脆爽的滋味,就会忍不住咽口水。

说来心酸,小时候,我几乎从来没有吃过脆生生的干盐花生,吃到嘴里的,大多已经回潮发软了的。每年花生领回家,母亲便会立即把它们仔细收好,锁进高高的柜子里,并告诫我们,好东西要留着,等到有贵客上门时拿出来招待。柜子里藏着花生的那些日子,我日日盼着,夜夜念着,盼望那些“重要的客人”的到来。

开学之后,学业和嬉闹填满了生活,那两袋干盐花生,便被我慢慢遗忘了。直到阳春三月,母亲偶然打开柜子,猛然一惊:“哎呀,这里还有两袋花生忘了吃!”这时,母亲慷慨地把它全拿了出来。我默默嚼着那些有些发涩甚至微苦的花生,心里一遍遍惋惜:为什么每年都要放到这个地步才肯拿出来吃,要是早一点吃该多好啊,那时的花生又香又脆。

如今人到中年再回头看,慢慢地理解了母亲。在那些物质匮乏的年月里,过日子总习惯把最好的东西存起来,以备不时之需。那不是吝啬,是一代人刻在骨子里的谨慎和不安。

理解归理解,可那些发涩的干盐花生,终究成了心底一道淡淡的遗憾。有些美好,就那样在“留到以后”的等待中,悄悄失去了最好的味道。写到这里,我突然想起了一句诗,“有花堪折直须折,莫待无花空折枝”,就让它作为结束语吧。

己也学着腌制一点小菜,洗净青菜,晾晒,撒上一层盐,静待时光慢慢发酵。

人生这一程,不可能处处皆是繁花似锦。顺遂的时光固然值得珍惜,但那些奔波、挣扎与思索同样不可或缺。给生活加点盐,不是主动去寻觅苦难,而是坦然接纳命运的磨砺。在苦难中沉淀自己,于奔波之中守住内心的温热。待到走过一段路程回头再看,正是那些曾经以为熬不过去的时刻,悄悄滋养了我们的内心。咸与甜相互交织,这才是人间真实的生活。

都市表情

给生活加点盐

□ 王汐钰

得生活寡淡无味,没有热烈的欢喜,又缠绕着剪不断的烦闷。闲暇的时候刷手机,看别人笔下光鲜的日常,内心越发焦躁。总想躲开那些棘手的难题,避开劳累与委屈,过上松弛安逸的生活。

一次回乡,恰好又遇见大婶吃午饭,桌上摆上一碟腌菜,就着白米饭,竟吃得格外香甜。闲谈之间,她跟我讲起从前。以前家里生活拮据,孩子上学要花钱,也有收成不好的年份,那些难熬的时日,她也偷偷掉过眼泪。说起腌菜,盐放少了存放不住,可盐放得过重,又苦得难以下咽。过日子也是同一个道理,不能拒绝生活里那一丁点咸味,却也不能任由苦涩肆意蔓延。

听她一席话,我心里似有什么东西慢慢化开。原来我们常常排斥的辛苦、失意、煎熬,便是生活里的那一把盐。谁的岁月里,都会碰上几段难走的路,或许是工作上不被理解,或许是家庭之中琐碎的摩擦,又或是默默付出之后看不到即时的回报。这些境遇,总会带来几分酸涩,可恰恰是这部分经历,打磨人的性情。一味追求甜蜜的生活,就像长期吃不加盐的食物,时间久了,便会失去感知美好的能力。盐,不是为了让生活变得苦涩,而是借这一丝咸,反衬出平淡之中潜藏的甜。

往后的日子,我慢慢学着接纳生活当中的不如意。加班之后走在夜晚的街道,晚风拂过脸颊;失意之后静坐片刻,重新整理心绪。闲暇时自

生活记事

桂花醪糟的温度

□ 王 婧

周末逛超市,货架上一瓶印着金黄桂花的米酒突然“拽”住了我的脚步。买回家拧开倒了一小杯,甜,顺滑,杯底干干净净,没有碎渣,桂花味也淡。那股子甜里带微涩的气息太熟了,一下就撞进了小时候母亲做醪糟的记忆里。

在重庆,秋天的湿冷不声不响地就钻进了骨头缝,母亲喜欢挑入秋后做醪糟。糯米泡在搪瓷盆里,水面浮着细碎米皮,泡到指甲能掐断算数。酒曲是买的,拇指大的白色小圆球,碾碎了有股淡淡的草药香。

母亲总是先用手背贴一贴米饭,不烫手也没凉透,才把酒曲粉从指缝间撒下去,手腕轻轻转着圈,均匀得像筛下去一层糯米粉。这动作她闭着眼都能做,年年做,手早就记住了。坛子封好,旧棉絮裹紧,搁在闲置的床上发酵。

放学回家,我老远就闻到了闷闷的甜酒气,蹑手蹑脚地掀开棉絮,筷子伸进坛口挑一小团,米粒软烂绵甜,舌尖微微发麻。坛子里米酒矮下去一指头,母亲瞪了我一眼。那时候一坛醪糟就是入秋后最大的甜头,只是坛子里没有桂花,桂花是后来才有的。

高中那年,父亲到另一个小镇工作,大坝广场上有棵老桂花树,不是谁家的,算全镇的树。秋天花一开整条街都浸在了香气里,父亲捡了一袋子落花回来。母亲把新鲜桂花摊开晾晒,指尖捻过染上一层浅黄。

母亲还是手背贴上去试温,微温

时酒曲和桂花碎一起拌进糯米,金黄掺在白米中间。甜香裹着桂花清气,比纯醪糟多了一层,闻着闻着就觉得秋天有了颜色。

父亲调走后再没有捡过桂花,母亲也不再张罗了,时间长了,醪糟坛子就收进了柜子,这味道断了。一断就是好多年。

五年前我坐月子,超市买的醪糟寡淡得像糯米泡水,我跟母亲念叨了一句,您以前做的比这个好喝多了。她没接话,第二天就去菜市场买酒曲了。手生了些,蒸糯米的时间拿不准,撒酒曲也翻来覆去看包装袋上的比例说明。第一次太甜,第二次酸了。第三次,她头天晚上就把糯米泡上了,第二天一早出门,在楼下桂花树底捡了一把落花回来。糯米蒸好放凉,酒曲从指缝间撒下去又快又匀——跟前一模一样的手腕转圈,一样的力道。桂花碎拌进去,金黄点在白米中间,封好盆盖裹上棉毯。第三天靠近盆边闻了闻,脸上的神情松下来了。开盆的时候,甜香裹着桂花清气涌出来。隔了那么多年,桂花醪糟又回到了碗里。

那瓶超市的桂花米酒还剩半瓶杵在冰箱门上,儿子问这是什么。我说这是桂花米酒,外婆做的不一样,叫醪糟,碗底全是软糯米粒,桂花是她自己去树底下捡的。

推开窗,楼下桂花香飘了进来。我给母亲发了条消息:妈,今年桂花开了,我去楼下捡了一些,也想做一罐醪糟,您到时候尝尝……